

第一章

一九三零年腊月二十三日，我出生在浙江余姚城内桐家桥我的外祖父家。此时，姐姐已出嫁，我家有奶奶、父亲、母亲和哥哥四口人，寄居在外祖父家，靠父亲打长工养家度日，生活相当困难，如今母亲又生下了我，这更给全家增添了烦恼。母亲生我的那年已四十岁了，生下我以后就感冒发烧、身体虚弱，所以就没有奶水，饿得我哇哇啼哭，还是奶奶煮了米汤，一口、一口喂我长大的。

不久，外公、外婆先后过世，我们一家五口不能再寄居在这里了。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，举家搬回老家即麻弄赵家，住进了“田屋”里。我家住的“田屋”在村东约一里许，有条田埂小道

与赵家村相通。早年，赵家地主兴旺，为方便种田，在稻田中央盖了几间房子，放些农具、堆些稻谷。如今地主败落，房屋空着，这里房租便宜，我们就搬来居住了。

田屋年久失修，院墙倒塌，房顶漏雨，院内院外一片杂草，房后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后面有条小河，周围是大片的稻田，显得十分荒凉、破旧。经过父母一番整修，虽能勉强住人，但一遇到下雨天气，我们全家人就遭殃了，外面大下、屋里小下，外面不下了，屋里还要下。室内一片泥泞，又湿又滑，这就苦了我奶奶。她一双小脚，又上了年纪，平时走路都走不稳当，在这泥泞潮湿的地面上蹈来蹈去，真是艰难。

黄梅季节，阴雨连绵，室内泥土地面到处长满了青苔。老鼠在室内打了许多洞，天渐渐热起来，苍蝇成群结队，蟑螂满锅台乱爬。黑夜里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，咬得浑身痛痒，睡不好觉。夏末秋初，成群的蚊子又开始肆虐。蛇在院子里爬来爬去，有时候会盘睡在我们的床上，把我吓得哭不出人声来。每到夜晚，草丛中昆虫齐鸣，稻田里蛙声鼓噪。这里的环境太荒凉了。我们一家提心吊胆、日夜不安的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艰难的度日。

父亲在地主家当长工，很少回家，我们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日子，生活过得十分艰难。为了省粮食，母亲弄来地瓜干、白菜叶、苜蓿草，掺在米里煮粥喝。母亲还经常领哥哥和我，到坟地里去拔野葱，去小河边挖慈姑，在田埂上摘野菜，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粮食充饥。在餐桌上，一年到头除了盐冬瓜、咸萝卜，根本见不到一点油水。就算逢年过节，也不过盐水煮白菜，加上一点萝卜干就觉得很满足了。

住进田屋第二年，房东来要房租了，房东是父亲的远房叔叔。母亲没有钱交房租，只好一口一个阿叔的哀求。但是那“阿叔”仍旧虎着脸，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：“你在七天内把房租交上，不然就搬出去！”已近深秋，眼看冬季将临，搬出去怎么办？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好将两床过冬用的棉被拿到陆家埠镇当铺里换了钱才把房租交上。母亲说：没有被子可以睡稻草，没有房子住冬天就会冻死的。

冬天来了，白天可以找一个背风的地方晒太阳，到了晚上，睡觉成了大问题，棉被在当铺里，没钱拿不回来，我们一家四口只好睡稻草。我们将稻草堆在灶坑里，奶奶、妈妈、哥哥和我都钻进稻草垛里面睡，我和哥哥在中间，奶奶和妈妈

睡在两边。到了半夜里，冻得我哭着叫妈，妈就把我搂在怀里，用她的体温来温暖我冻得发抖的躯体。

冬天过去了，妈妈为了增加收入，减轻家庭负担就去李家庄地主家当佣人去了；“田屋”里就剩下我们祖孙三人。本来就十分荒凉的“田屋”如今就显得更加荒凉寂寞了。那年我只有三岁，什么事也不懂，哥哥也只有六岁，他也不懂事，可奶奶都快七十岁的人了，奶奶偌大年纪，照看两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谈何容易？好在穷人的孩子不娇贵，一天到晚任凭我兄弟俩到处撒野玩耍。

哥哥叫阿连，比我长三岁，我叫阿红。天气转暖了，身上的破棉袄穿不住了，又没有其他的衣服换，我俩就脱掉破棉袄，一丝不挂，整天在外面疯。我在哥哥的带领下，不是钻进竹林里逮蟋蟀，就是跳进稻田里捉泥鳅，弄得浑身是泥巴，成了两个小泥人。肚子饿了就跑回家来要吃的，奶奶见了直摇头，嘴里不停的唠叨：看，这两个苦瓜，弄成了泥猴，还不到河里洗一洗！竹林后面是条小河，水不深，我俩就跑到小河边洗净泥巴，回来就大口小口吞吃山芋干，奶奶在一旁看着只是叹息，不住地用衣袖擦拭眼泪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缸里的米没有了。爸爸做长工是很少回家的，妈妈遮地主家当女佣，三、五个月才回家一次。奶奶实在没有办法，就领着我俩去挖野菜，把挖来的野菜、野葱、野慈菇洗净后，放点盐放在锅里煮着吃。吃久了，我的眼睛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东西，我年纪小，实在不懂事，哭着闹着找奶奶不愿再吃这些东西。奶奶把我搂在怀里，一串串泪珠掉在我脸上：孩子呀！你的命实在太苦了，奶奶我只要有一点办法，怎么能叫你们吃这些东西呢？最后奶奶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叫哥哥领着，深夜里去挖地主地里的洋芋茛（即土豆）洋芋茛用盐煮好了，只让我和哥哥吃，奶奶且舍不得吃一个。一天，地主发现洋芋茛被人挖过，就找上门来。奶奶对地主说：我这年纪白天走路都不方便，晚上怎能出门！两个孩子小，夜里怕鬼不敢出门，怎么挖你的洋芋茛呢？没有凭证，地主只好作罢。奶奶说，这叫做贼，一时救救急还行，偷得常了就闯出大祸来，可不得了！从此，我们再也不敢去挖那洋芋茛了。

在南方，夏天的夜晚特别闷热，在外面乘凉蚊子多，睡觉在蚊帐里热得喘不过气来，奶奶领着我俩用了整整好几天的时间，将院子里的杂草全部拔掉，一到晚上点燃草堆用烟驱赶蚊子。我

们祖孙三个在烟雾中消磨着一个个夏日的长夜。

秋去冬来，天渐渐冷了，奶奶把去年穿的破棉袄找出来给我们穿上，里面没有衣服衬着，空荡荡的，寒风从外面往身上灌，奶奶就用草绳子扎在我俩腰上，就是这件破棉袄陪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冬天。

我们长期吃糠吃野菜，所以长得皮包骨头、营养不良、个头矮小，我的牙和鼻子经常出血，夜间盗汗，晚上常常看不见东西。四岁那年，我又得了疟疾病，又冷又热发高烧，没钱给我治病，奶奶看我发病时痛苦的样子，着实心痛，但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好听其自然、生死由天。

一九三五年我五岁了，年关快到时，妈妈从地主家回来过节。妈妈回来时给我带来两个熟鸡蛋，妈妈说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是我的生日，鸡蛋是给我做生日的礼物。我出生五年了，从不知道哪天是我的生日，今天妈妈告诉我我的生日，还给我礼物，我心里高兴，美滋滋的，怎舍得马上吃掉它？两个鸡蛋珍藏了好几天，才慢慢评着滋味咀嚼着，一点、一点咽到肚里。

爸爸长年在外，我见不着他，今年也回来过年了，我对他有些陌生。他就笑吟吟的抱起我，逗我玩，哄我高兴。很快，我们父子间的距离就

没有了。过年虽没鱼肉，但全家人都在，都很开心。

哥哥九岁那年我也六岁了，父母决定让我哥哥去念书。

赵家村头有个祠堂，村里请来了一个教书先生，就在这个祠堂里，有十几个小孩在这里念书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先生在教《百家姓》。我恋着哥哥，又觉得念书挺新鲜，所以哥哥念书，我也跟哥哥一起去，我进不了屋，就坐在祠堂门外听屋里念。所以，我不知“赵”字什么模样，却能把《百家姓》背诵出一些。

有天中午，阿哥和我放学回家，还没进门我们就叫奶奶，屋里静悄悄的听不到奶奶的回音，我俩就到里间找奶奶，只见奶奶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我俩上前连叫带推，可奶奶仍没反应，我俩又怕又急，哭着喊着跑到赵家村叫人。父亲、母亲、乡亲都来了，可是奶奶再也没醒，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。自我出生第一天起，奶奶就陪着我，把我喂养长大，听说她再也醒不过来了，我难过极了，一下扑在奶奶身上大哭起来，可奶奶却不说一句话。邻居们把奶奶装进棺材，抬到南边的山脚下，把奶奶的棺材放进了土坑里。当村邻们往奶奶棺材上面盖土时，我哭着闹着说什么

也不让他们盖土，我一直哭闹得大人们也流泪擤鼻涕，最后还是在我母亲的劝说下，人们才将奶奶埋葬了。

奶奶死后，母亲为照料我们兄弟二人，就不能再出去做女佣了，全家生活来源又只靠父亲一人的微薄的收入了。哥哥也不能再上学了，哥哥只念了两个月的私塾，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学。

奶奶死后的两个月，爸爸又生病回家了，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，但见他卧床不起，面容憔悴，痛苦万状。父亲病后，地主就不给工钱，我们一家人生活就成了问题，哪里还有钱给爸爸治病？

父亲的病一天天加重，母亲整天愁容满面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转，只好按照基督教的信仰，跪在父亲床前祷告上帝，保佑父亲早日康复。但是上帝似乎没听见，并没有开恩，只见父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。

姐姐和姐夫来了，他们带来了一点粮食，但对父亲的病也是束手无策。那年我只有六岁，不甚懂事，但看到父亲躺在床上呻吟，看到母亲、姐姐、姐夫着急的样子，我心里也是十分焦急。

一天早晨，母亲正坐在父亲的床上，我和哥哥走到父亲床前，父亲吃力地伸出一只手拉着我

和哥哥的手，又伸出另一只手拉着我母亲的手，嘴在轻轻地蠕动，看起来他想要说什么。母亲伏下头去，把耳朵贴近父亲的嘴边，我俩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父亲说完了话，用眼睛直直的看着我俩，又直直的看着母亲，我看着父亲的眼里已流出了泪水。过了不几分钟，父亲的头一偏，就停止了呼吸。母亲大声哭着，我和哥哥也哭了起来，姐姐和姐夫也放声大哭起来。我们全家围着父亲放声痛哭。消息传到赵家，乡邻们过来帮忙，又弄来一口未上油漆的白皮棺材，把父亲装进去，乡邻们把父亲抬到南山脚下埋在奶奶坟墓旁边。

奶奶和父亲相继去世，我们家就塌了天，这给我母亲的打击最大。自从父亲死后，母亲精神恍惚，时而呆坐，时而大哭，一哭就是半天，我和哥哥依在母亲身边一起哭泣流泪。田里干活的村邻大都是穷人，最同情穷人的也是是穷人，有来相劝的，也有给姐姐捎信的。姐姐闻讯赶来还带来了粮食，留在我家照顾我们。姐姐二十多岁，长得像我母亲，由于长期在田里劳作，加上家庭负担，看来有些衰老。我姐姐心地非常善良，说话十分和气，对我们弟兄俩非常体贴，照顾母亲也很好。姐姐是母亲的长女，我出生前已经结婚，姐夫在徐家塔也是贫农。她婆家也很穷，上有公

婆下有小姑，有心在经济上帮我们，却无能力。母亲在她两个多月的精心照料之下，精神开始好转，身体渐渐复原，姐姐告别我们母子三人回婆家去了。

田屋里只剩下孤儿寡母三个人，母亲又开始为今后的生活而烦恼。母亲决定先去余姚城里投奔三个舅舅。外祖父母死了以后，三个舅舅都分家立户，大舅舅穷得叮当响，只身一人吃了上顿无下顿。二舅家较好，但二舅母很“势利”，二舅作不了舅母的主，不要说收养我们，就是在二舅家多住些日子也会遭到二舅母的白眼。三舅舅和三舅母心地善良，同我母亲也相处得很好，但他们经济不很宽裕，子女又多，住房很挤，所以在此常住是不可能的。母亲看到这种情况，只好领着我俩又回到田屋。

为了生活，母亲只好把我俩甩在家里，她到李家庄地主家里当女佣人去了。

当时哥哥只九岁，我只有六岁，这里四邻不靠，白天还可以，到了夜晚就难熬了，孤零零的房子，阴森森的竹林，四周是茫茫的稻田，黑夜中屋外有点响动，就吓得我俩毛发竖立，瑟瑟发抖。我们不到天黑就关好大门和房门，放下蚊帐，我们就躲进蚊帐里头，总觉得在蚊帐里头比较安

全。偶然有野猫在屋顶上追逐怪叫，我就使劲搂住阿哥不放，其实哥哥也在浑身发抖。我们像两只可怜的羊羔，在黑暗和恐惧中挣扎。由于害怕紧张，我常做噩梦，常在噩梦中惊醒，醒来就是一身大汗。妈妈留给我们的粮食不多，要俭省着吃。我们就拔些野菜、野葱、野慈菇掺在米里煮粥。田屋离南山脚下五六里，听说那里有野毛栗，哥哥就领着我到南山脚下摘野毛栗充饥，以补充粮食的不足。

有一天我俩正在山脚下摘毛栗，遇到一位与我哥哥大不几岁的孩子，他告诉我们他常在山脚下打柴，把柴晒干以后挑到陆家埠卖掉，一担能卖几个铜板。我们也学他的办法去山脚下打柴，然后挑到陆家埠去卖几个铜板，再买回一点盐来。

那天，我和哥哥又去山脚下打柴，无意中走到了奶奶和爸爸的坟前，见到奶奶和爸爸的坟堆，如同见到了亲人。我俩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，哭声越来越大，惊动了附近一位老伯，他走上前来问明情况，对我们的遭遇十分同情，于是帮我俩打了不少柴，捆好以后把我俩送出山岙老远、老远。

那年冬季特别冷，进入腊月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，大地一片雪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粮

食吃光了，我俩看着银白色的大地，真是一筹莫展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俩饿得实在难受，饿急了就吃两口雪团，喝一口凉水，我俩两眼发花，全身无力，失去了往日的玩兴。冷得实在受不了，我俩就关上房门钻进被窝，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昏睡了过去。

母亲在李家当佣人，但心里始终挂念着家中的两个孩子。那天，她忽然心慌意乱、忐忑不安，便向东家请了假，踏着积雪回到家。只见大门关着，房门紧闭，喊着不见回音。她异常恐惧，就破窗而入，见我兄弟二人迷迷糊糊睡在床上，叫也叫不答应，推也推不动弹，摸摸锅灶是凉的，看看米缸是空的，她知道我俩是饿的，她把带来的大米煮成粥然后一口又一口的喂我们。

我们两个醒过来时，看见母亲坐在床前，我们俩就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了起来。母亲去做女佣人以后，我们哪天不盼母亲回来？从早盼到晚，从初一盼到三十，可说是望眼欲穿。今天真的见到母亲，真是亲近极了，热切极了，我俩搂住妈妈不放松，生怕她离开半步。母亲把我俩搂在怀里，眼泪止不住淌下来。妈说：你爸爸临死时托我要把你俩养大成人，谁知差点把你俩饿死，我怎对得起你父亲呀！说着她又哭了起来，两行热

泪洒在我俩的脸上。我们俩也不停地流泪。阴沉沉的天空，白茫茫的田野，夹着雪花的北风，不时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我们母子三个且紧紧拥依在一起，全然不觉周围的一切，谁也说不清我们三人是否在庆幸从死神中逃脱的喜悦，还是因极度的悲哀所引起的麻木。

自从发生那事以后，母亲决定不再出去做女佣了，可是我们的生活怎么办？孤儿寡母靠什么生活呢？年关将要来临，有钱人家都喜气洋洋，准备过年，而我们母子三人还在为填饱肚皮而煞费心肠。母亲最后决定，趁年关临近，领着我俩出去要饭。

母亲从村里借来一面小钢锣、一个假面具，让我头戴面具玩故事、出洋相，哥哥打锣吆喝，母亲背着布褡裢向人乞讨。我们在家演习好了，就出发到外村去讨饭。边走着，母亲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人们都图吉利，遇到要饭总略有舍施的”。我们初次讨饭不敢见熟人，只好早出晚归走出十里八里行乞。

我们母子三人身穿破棉袄，脚踏草鞋，在阵阵寒风中，走街串巷乞讨。哥哥使劲敲锣大声吆喝：“好心人，做善人，给口饭吃，可怜穷人，过年走好运，孤儿寡母不忘恩。”我就头戴面具出洋

相、玩故事，对围观的人们频频表现。村民有的为图个吉利，有的看我们可怜，不是给一点米就是给一块年糕，也有给一两个铜板的，我们为感谢他们的施舍，总是千谢万谢，母亲还时时给人磕头、祈祷，祝福人家过年吉祥如意。

可是，我见到打发要饭的人家大都是穷人，越是富人越吝啬。有一天，我们在陆家埠行乞，来到一家财主大门前，看这大门好气派，我们就使劲敲锣，且敲且舞，盼望财主多给施舍。谁知突然从大门里窜出一条恶狗，见恶狗向我们扑来，我们回头就跑，我人小跑得慢，一不留神被石头绊倒，额头正碰在小石块上，鲜血直流，疼得我大哭起来。但财主家的少爷不但不给任何施舍，反而站在大门口拍手大笑。

年关过后，农村里开始忙于春耕，家家户户闭门上锁，行乞就不是时候了。母亲借来打草鞋的工具，教我们打草鞋。从此我们就打起草鞋来。打草鞋收入甚少，无法维持我们三口的生活，所以也常出去讨饭。

麻弄赵家附近有两个集镇。南边陆家埠离田屋有八里路，是个千户大镇，北边丈亭镇离田屋约七里许，且隔着一条姚江。我们把草鞋做好之后，十天半月就去镇上卖。每次卖完草鞋母亲总

要领我们逛街，长长见识。看到卖糖果的，馋得我直淌口水，我多想尝尝糖的滋味，可母亲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买糖。

清明节到了，家家户户都到祖坟去上坟，母亲也领着我俩在小店里花了两个铜板买来了烧纸，给奶奶、爸爸上坟。母亲跪在地上，陪着我俩号啕大哭。我们母子三人在坟前，从中午一直哭到天黑。山脚下上坟的人没有了，母亲才领着我俩离开了老人的坟墓。

有一次，母亲早起，带着我俩去丈亭镇卖草鞋，顺便在丈亭教堂作了一次礼拜。教堂有规定，只要在教堂里做礼拜，可以免费吃一顿午餐。妈妈是多年的教徒，教堂主事谢太太与妈妈相熟，所以当我们卖完草鞋，做了礼拜来饭堂用饭时，谢太太总是十分照顾。一顿饭虽很平常，但对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，已胜过过年吃的年夜饭了，我很感激谢太太。

吃完午饭，母亲告别教堂谢太太，来到丈亭镇大街上。镇上有一所洋学堂，小学生背着书包，穿着整齐，神气极了，我心里十分羡慕。回到家里我对母亲说：“人家我这么大都上学念书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呀？”母亲听了伤心得落泪，哽咽着嗓子说：“孩子呀，不是我不让你们上学，是

你们的命太苦了。我们肚子都填不饱，哪有钱让你们上学念书！”说着说着，母亲伤心起来，眼泪像串珠般的掉下来。我后悔不该提上学的事。由于操心劳累，母亲比同龄人老多了，不到五十岁已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眼也花了。她有胃痛病，痛起来躺在床上打滚，为了止痛，只好吃苏打粉。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

“七、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日寇大举侵华，百姓四处逃亡，浙江一带又连遭干旱，农田颗粒不收，我们要饭也要不到，日子更加难过了。有一天，母亲把我俩叫她跟前说：“如今，日本兵打进来了，到处都是饥荒，民不聊生，我的身体不好，说不准哪一天会病倒。为防不测，我给你俩找个安身之处，长大以后要好好做人。”母亲找出破衣服来又拆又洗又缝又补。有一天母亲含着眼泪为哥哥试穿衣服，还递给哥哥一个包袱，领着我俩到了丈亭镇。从来舍不得乱花钱的母亲买了四粒花糖，我俩每人两粒。今天母亲肯花钱买糖，真叫我百思不解。我们来到陈家庄，母亲走进一个姓陈的地主家里。这地主中等身材，五十开外，满面红光，一身福态。母亲恭恭敬敬地对地主说：“他叫阿连，今年十二岁了，他什么活都能干，今后望你老多照顾。”地主看看我们说：“他长得又

瘦又小，干不了什么活。不过，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份上，我就收下他吧。不过头三年是白吃饭没有工钱。”母亲连声说：是是！我听说哥哥要留在陈家，心里不是滋味，眼泪就往外流。母亲看看我，没再多说什么。向哥哥嘱咐几句话，告别了地主的大门。我流着泪，一步三回头的向外走，只见哥哥远远的望着我们的背影，看样子，他也不舍得与我们分离。

我和哥哥从小在一起，如今就这样分开，我忍受不了，心里难过极了。母亲为了安慰我，就对我说：“阿连在地主家放牛有个安身之处，总比挨饿强。兄弟们长大了迟早要分手的，总不能老在一起吧！你不是想上学念书吗，妈给你找个能上学的去处好吗？”我听母亲这样一说心里平静了些。

哥哥一走，田屋里只剩下我和母亲。母亲为我的事常外出，我独自一人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玩也不是，这更勾起了我想哥哥、想奶奶的哀思，也使我想念起那不常见面的爸爸来。我满心惆怅，从早晨到下午期待母亲早早回来。饿了从饭篮里抓把冷饭，渴了喝几口冷水，就这样我和母亲在田屋时分时合的生活着，一晃就是两个多月。

那天母亲告诉我，明天一起去看望哥哥，我